

明清通俗小说系列

金瓶梅

〔清〕李 渔 著 石仁和 校点



三 秦 出 版 社

明清通俗小说系列

觉世名言

〔清〕李 渔 著 石仁和 校点

三 秦 出 版 社

(陕) 新登字 006 号

明清通俗小说系列

觉世名言

(清) 李渔 著 石仁和 校点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

电 话 (029) 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9.75

字 数 392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标准书号 ISBN7 - 80546 - 983 - 0/1 • 291

定 价 18.00 元



明清话本拟话本小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从冯梦龙开始，白话小说（话本拟话本）的创作出现了一个较长的繁荣时期。这一段时间中既孕育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样的长篇小说名著，又产生了“三言二拍”这样的短篇小说名著。这些名著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还被翻译介绍到许多国家去。但除这几种外还有不少好的作品，李渔的《觉世名言》就是继“三言二拍”之后短篇白话小说的又一代表作。

李渔（1611—1680?）字笠翁，号随菴，别号觉世稗官、笠道人、湖上笠翁、新亭樵客等。浙江兰溪下李村人，生于如皋。少聪慧，长则多才，文名甚显。因科场屡试不顺，又逢明末丧乱，流离无依。先客居杭州10年，又客居金陵20年。与名士如吴梅村等往还。其间“适楚、之秦、去晋、入闽，泛江之左右，浙之东西，北抵绝塞，南达岭表，其间三入都门”。康熙十五六年复归故乡，卜筑于云居山东麓，名曰“层园”，更两三年而卒。前后邀游几四十年。

李渔长于戏曲传奇与小说创作，是清初著名的戏曲传奇作家、小说作家和戏剧理论家。他对戏剧创作和小说创作有独到的看法。在《与陈学山少宰书》中自评说：“诗歌词曲以

及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他的创作追求曲折新奇，独出心裁，不拘俗套。他的作品很多，《觉世名言》只是其中一种。

《觉世名言》包括《觉世名言连城璧》和《觉世名言十二楼》。《觉世名言连城璧》正集收入短篇白话小说12篇，每篇一集；外编收入短篇白话小说6篇，每篇一卷；共收入短篇白话小说18篇，每篇叙写一个故事。《觉世名言连城璧》之前有《无声戏》和《无声戏合集》，比较二者，内容与《连城璧》相同，只是回目有异。均有“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字样。孙楷第先生认为《无声戏》易名为《连城璧》，并非杜浚（即批评该书的睡乡祭酒）刊刻时所拟定，实为书贾为炫世求售而换书名，并认为《连城璧》（包括外编六卷）即是《无声戏合集》的后身。胡士莹先生在《话本小说概论》中也明确认为此种说法去事实不远。认为《无声戏》之所以要更换书名为《连城璧》，并隐去笠翁姓名，主要是回避当时政治的原因。因为顺治十七年御史萧震弹劾浙江布政使张缙彦，其罪状之一就是与他编刊《无声戏》有关，张缙彦因此被革职流放于宁古塔。

《觉世名言十二楼》顺治刊本题《觉世名言第一种》，正文前书名下又题“一名十二楼”，有“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字样。卷首有顺治戊戌杜濬署名钟离濬水的序。《十二楼》创作时间晚于《连城璧》，体制与《连城璧》也有所不同。《十二楼》共12卷，每卷叙写一个故事，每个故事中都有一座楼，故名。每卷或者一回，或者二至六回。

关于《觉世名言》之命名，显系受冯梦龙《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的书名影响。关于《连城璧》与

《十二楼》共命一名，崔子恩先生认为李渔写小说时“并未考虑分集出版问题，只是到将《无声戏》易名为《连城璧》重出时，《十二楼》亦已完成，笠翁便给二书起了一个总的名字——《觉世名言》，便成为《觉世名言连城璧》与《觉世名言十二楼》，使人一眼便可看出二书同出笠翁手笔”。

此次整理，《觉世名言连城璧》以大连本为底本，参校1991年江苏古籍本，补入所缺。《觉世名言十二楼》版本甚多，此次以宝宁堂刊本为底本，参校1986年人民文学本和1986年上海古籍本。

这次整理，为便于更多的读者阅读，故于校勘整理中删掉文中的眉批，只保留卷末的评语。其次是不同版本中的差异之处，只根据文意，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其三是以规范简化字横排。错误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目 录

觉世名言连城璧

子集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1)
丑集	老星家戏改八 穷皂隶陡发万金	 (28)
寅集	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	 (38)
卯集	清官不受扒灰谤 义士难伸窃妇冤	 (69)
辰集	美妇同遭花烛冤 村郎偏享温柔福	 (88)
巳集	遭风遇盗致奇赢 让本还利成巨富	 (114)
午集	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	 (136)
未集	妻妾败纲常 梅香完节操	 (179)
申集	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	 (199)
酉集	吃新醋正室蒙冤 续旧欢家堂和好	 (230)
戌集	重义奔丧奴仆好 贪财殒命子孙愚	 (245)

亥集	贞女守贞来异谤 朋侪相谗致奇冤	(258)
外编		
卷之一	攫众怒舍命殉龙阳 抚孤茆全身报知己	(280)
卷之二	落祸坑智完节操 借仇口巧播声名	(302)
卷之三	说鬼话计赚生人 显神通智恢旧业	(314)
卷之四	待诏喜风流攒钱赎妓 运弁持公道舍米追赃	(327)
卷之五	受人欺无心落局 遭鬼骗有故倾家	(341)
卷之六	仗佛力求男得女 格天心变女成男	(362)

觉世名言十二楼

合影楼

第一回	防奸盗刻意藏形 起情氛无心露影	(377)
第二回	受骂翁代图好事 被弃女错害相思	(383)
第三回	堕巧计爱女嫁媒人 凑奇缘媒人赔爱女	(388)

夺锦楼

第一回	生二女连吃四家茶 娶双妻反合孤鸾命	(397)
三与楼		
第一回	造园亭未成先卖 图产业欲取姑子	(410)
第二回	不窝不盗忽致奇赃 连产连人愿归旧主	(416)

第三回	老侠士设计处贪人 贤令君留心折疑狱	(423)
夏宜楼		
第一回	浴荷花容仙郎肆顽皮 慕花容仙郎驰远目	(429)
第二回	冒神仙才郎不测情 断诗句造物留情	(436)
第三回	赚奇缘新诗半首 原妙谎密疏一篇	(441)
归正楼		
第一回	发利市财食兼收 恃精详金银两失	(449)
第二回	敛众怨恶贯将盈 散多金善心陡发	(457)
第三回	显神机字添一画 施妙术殿起双层	(462)
第四回	微天幸拐子成功 堕人谋檀那得福	(467)
萃雅楼		
第一回	卖花郎不卖后庭花 买货人惯买无钱货	(474)
第二回	保后件失去前件 结恩人遇着仇人	(481)
第三回	权贵失便宜弃头颅而换卵 阉人困报复遗尿管以酬涎	(487)
拂云楼		
第一回	洗脂粉娇女增娇 弄婢丑妻出丑	(494)
第二回	温旧好数致殷勤 失新欢三遭叱辱	(500)
第三回	破疑人片言成二美 痴情客一跪得双娇	(506)
第四回	图私事设计赚高堂 假公言谋差相佳婿	(511)

- 第五回 未嫁夫先施号令 (516)
防失事面具遵依
- 第六回 弄巧生疑假梦变为真梦 (522)
移奸作孽亏人改作完人
- 十香楼**
- 第一回 不糊涂醉仙题额 (527)
难摆布快婿完姻
- 第二回 逞雄威檀郎施毒手 (532)
忍奇痛石女破天荒
- 鹤归楼**
- 第一回 安恬退反致高科 (539)
忘风流偏来绝色
- 第二回 帝王吃臣子之醋 (545)
闺房罢枕席之欢
- 第三回 死别胜生离从示诀 (550)
远归当新娶忽地成空
- 第四回 亲姊妹迥别荣枯 (558)
旧夫妻新谐伉俪
- 奉先楼**
- 第一回 因逃难姘妇生儿 (567)
为全孤劝妻失节
- 第二回 几条铁索救残生 (572)
一道麻绳完骨肉
- 生我楼**
- 第一回 破常戒造屋生儿 (580)
插奇标卖身作父
- 第二回 十两奉严亲本利有限 (584)
万金酬孝子利息无穷
- 第三回 为购红颜来得娇妻 (589)
因留慈母得娇妻
- 第四回 验子有奇方一枚独卵 (594)
认家无别号半座危楼
- 闻过楼**

第一回	弃儒冠白须招隐 避纱帽绿野娱情	(598)
第二回	纳谏翁题楼怀益友 遭罹客障面避良朋	(603)
第三回	魔星将退三桩好事齐来 囤局已成一片隐衷才露	(609)

《觉世名言连城璧》子集

觉世稗官编次 睡乡祭酒批评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诗云：

从来尤物最移人，况有清歌妙舞身。

一曲《霓裳》千泪落，曾无半滴起娇颦。

又词云：

好妓好歌喉，擅尽风流。惯将欢笑起人愁。尽

说含情单为我，魂魄齐勾。舍命作缠头，不死无

休。琼瑶琼玖竞相投。桃李全然无报答，尚羡娇羞。

这首诗与这首词，乃说世间做戏的妇人，比寻常妓女另是一种娉婷，别是一般妩媚，使人见了最易消魂，老实的也要风流起来，怪吝的也会撒漫起来。这是什么原故？只因他学戏的时节，把那些莺啼燕语之声，柳舞花翻之态，操演熟了，所以走到人面前，不消作意，自有一种云行水流的光景。不但与良家女子立在一处，有轻清重浊之分，就与娼家姊妹分坐两旁，也有矫强自然之别。况且戏场上那一条毡单，又是件最作怪的东西，极会难为丑妇，帮衬佳人。丑陋的走上

去，使他愈加丑陋起来，标致的走上去，使他分外标致起来。常有五、六分姿色的妇人，在台下看了也不过如此，及至走上台去做起戏来，竟像西子重生，太真复出，就是十分姿色的女子，也还比不上。这种道理，一来是做戏的人，命里该吃这碗饭，有个二郎神呵护他，所以如此。二来也是平日驯养之功，不是勉强做作得出的。

是便是了，天下最贱的人，是娼、优、隶、卒四种。做女旦的，为娼不足，又且为优，是以一身兼二贱了，为什么还把他做起小说来？只因第一种下贱之人，做出第一件可敬之事，犹如粪土里面长出灵芝来，奇到极处，所以要表扬他。别回小说，都要在本事之前，另说一桩小事做个引子，独有这回不同。不须为主邀宾，只消借母形子，就从粪土之中，说到灵芝上去，也觉得文法一新。

却说浙江衢州府西安县，有个不大不小的乡村，地名叫做杨村坞。这块土上的人家，不论男子妇人，都以做戏为业。梨园子弟所在都有，不定出在这一处，独有女旦脚色，是这一方的土产，他那些体态声音，分外来得道地。一来是风水所致，二来是骨气使然。只因他父母原是做戏的人，当初交媾之际，少不得把戏台上的声音，毡单上的态度做作起来，然后下种。那些父精母血已先是些戏料了，及至带在肚里，又终日做戏，古人原有“胎教”之说，他那些莺啼燕语之声，柳舞花翻之态，从胞胎里面就教习起了。及至生将下来，所见所闻，除了做戏之外，并无别事，习久成性，自然不差，岂是半路出家的妇人，所能仿佛其万一。所以他这一块地方，代代出几个驰名的女旦。别处的女旦，就出在娼妓里面，日间做戏，夜间接客，不过借做戏为由，好招揽嫖客，独有这一

方的女旦不同。他有三许三不许。那三许三不许？

许看不许吃，许名不许实，许谋不许得。

他做戏的时节，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就是不做戏的时节，也一般与人顽耍，一般与人调情。独有香喷喷的那钟美酒，只使人垂涎咽唾，再没得把人沾唇。这叫做“许看不许吃”。遇着那些公子王孙，富商大贾，或以钱财相结，或以势力相加，定要与他相处的，他也未尝拒绝，只是口便许了，心却不许。或是推托身子有病，卒急不好同房。或是假说丈夫不容，还要缓图机会，捱得一日是一日，再不使人容易到手。这叫做“许名不许实”。就是与人相处过了，枕席之间十分缱绻，你便认做真情，他却像也是做戏，只当在戏台上面，与正生做几出风流戏文。做的时节，十分认真，一下了台，就不作准。常有痴心子弟，要出重价替他赎身。他口便许你从良，使你终日图谋，不惜纳交之费，图到后来究竟是一场春梦，不舍得把身子从人。这叫做“许谋不许得”。他为甚么原故，定要这等作难？要晓得此辈的心肠，不是替丈夫守节，全是替丈夫挣钱。不肯替丈夫挣小钱，要替丈夫挣大钱的意思。但凡男子相与妇人，那种真情实意，不在粘皮靠肉之后，却在眉来眼去之时。像极馋的客人上了酒席，众人不曾下箸的时节，自己闻见了香味，竟像那些肴馔都是不曾吃过的一般，不住要垂涎咽唾。及至到口之后，狼餐虎嚼，吃了一顿，再有珍馐上来，就不觉其可想，反觉其可厌了。男子见了妇人，就如馋人遇酒食，只可使他闻香，不可容他下箸。一下了箸，就不觉兴致索然，再要他垂涎咽唾，就不能够了。所以他这一方的女旦，知道这种道理，再不肯轻易接人，把这三句秘诀，做了传家之宝。母传之于女，姑传之

于媳。

不知传了几十世，忽然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偏与这秘诀相左。也许看，也许吃，也许名，也许实，也许谋，也许得，总来是无所不许。古语道得好：“有治人，无治法”，他圆通了一世，一般也替丈夫同心协力，挣了一注大钱，还落得人人说他脱套。这个女旦姓刘，名绛仙，是嘉靖末年的人。生得如花似玉，喉音既好，身段亦佳，资性又来得聪慧。别的女旦，只做得一种脚色，独是他有兼人之才，忽而作旦，忽而做生。随那做戏的人家，要他装男就装男，要他扮女就扮女。更有一种不羁之才，到那正戏做完之后，忽然填起花面来，不是做净，就是做丑。那些插科打诨的话，那是簇新造出来的，句句钻心，言言入骨，使人看了分外销魂。没有一个男人，不想与他相处。他的性子，原是极圆通的，不必定要潘安之貌，子建之才，随你一字不识，极丑极陋的人，只要出得大钱，他就与你相处。只因美恶兼收，遂致贤愚共赏。不上三十岁，挣起一份绝大的家私，封赠丈夫做了个有名的员外。他的家事虽然大了，也还不离本业。家中田地，倒托别人管照，自己随了丈夫，依旧在外面做戏，指望传个后代出来，把担子交卸与他，自己好回去养老。谁想物极必反，传了一世，又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不但把祖宗的成宪视若弁髦，又且将慈母的芳规作为故纸，竟在假戏文里面，做出真戏文来，使千年万载的人，看个不了。

这个女儿，小名叫做藐姑，容貌生得如花似玉，可称绝世佳人，说不尽他一身的娇媚。有古语四句，竟是他的定评：

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红。加之一寸则太长，损之一寸则太短。

至于遏云之曲，绕梁之音，一发是他长技，不消说得的了。他在场上搬演的时节，不但使千人叫绝，万人赞奇。还能把一座无恙的乾坤，忽然变做风魔世界，使满场的人，个个把持不定，都要死要活起来。为什么原故？只因看到那销魂之处，忽而目定口呆，竟像把活人看死了，忽而手舞足蹈，又像把死人看活了。所以人都赞叹他道：“何物女子，竟操生杀之权。”他那班次里面，有这等一个女旦，也就够出名了。谁想天不生无对之物，恰好又有一个正生，也是从来没有的脚色，与藐姑配合起来，真可谓天生一对，地生一双。那个正生又有一桩奇处，当初不由生脚起手，是从净丑里面提拔出来的。要说这段因缘，须从脚根上叙起。

藐姑十二三岁的时节，还不曾会做成本的戏文，时常跟了母亲做几出零星杂剧。彼时有个少年的书生，姓谭，名楚玉，是湖广襄阳府人。原系旧家子弟，只因自幼丧母，随了父亲在外面游学。后来父亲又死于异乡，自己只身无靠，流落在三吴、两浙之间，年纪才十七岁。一见藐姑就知道是个尤物，要相识他于未曾破体之先，乃以看戏为名，终日在戏房里面走进走出，指望以眉眼传情，挑逗他思春之念，先弄个破题上手，然后把承题开讲的功夫，逐渐儿做去。谁想他父母拘管得紧，除了学戏之外，不许他见一个闲人，说一句闲话。谭楚玉窥伺了半年，只是无门可入。一日闻得他班次里面，样样脚色都有了，只少一个大净，还要寻个伶俐少年，与藐姑一同学戏。谭楚玉正在无聊之际，得了这个机会，怎肯不图？就去见绛仙夫妇，把情愿入班的话说了一遍。绛仙夫妇大喜，即日就留他拜了先生，与藐姑同堂演习。谭楚玉是个聪明的人，学起戏来，自然触类旁通，闻一知十，不消

说得的了。

藐姑此时，年纪虽然幼小，知识还强似大人。谭楚玉未曾入班，藐姑就相中他的容貌，见他看戏看得殷勤，知道“醉翁之意决不在酒”。如今又见他投入班来，但知香艳之可亲，不觉娼优之为贱，欲借同堂以纳款，虽为花面而不辞，分明是个情种无疑了，就要把一点灵犀托付与他。怎奈那教戏的先生，比父亲更加严厉。念脚本的时节，不许他交头接耳，串科分的时节，唯恐他靠体沾身。谭楚玉竟做了梁山伯，刘藐姑竟做了祝英台，虽然同窗共学，不曾说一句衷情，只好相约到来生，变做一对蝴蝶，同飞共宿而已。

谭楚玉过了几时，忽然懊悔起来道：“有心学戏，除非学个正生，还存一线斯文之体。即使前世无缘，不能够与他同床共枕，也在戏台上面，借题说法，两下里诉诉衷肠，我叫他一声“妻”，他少不得叫我一声“夫”。虽然做不得正经，且占那一时三刻的风流，了了从前的心事，也不枉我入班一场。这花面脚色，岂是人做的东西。况且又气闷不过，妆扮出来的，不是村夫俗子，就是奴仆丫鬟。自己睁了饿眼，看他与别人做夫妻，这样膀胱臭气，如何忍得过？”一日乘师父不在馆中，众脚色都坐在位上念戏，谭楚玉与藐姑相去不远，要以齿颊传情，又怕众人听见。还喜得一班之中，除了生旦二人，没有一个通文理的，若说常谈俗语，他便知道，略带些之乎者也，就听不明白了。谭楚玉乘他念戏之际，把眼睛觑着藐姑，却像也是念戏一般，念与藐姑听道：“小姐小姐，你是个聪明绝顶之人，岂不知小生之来意乎？”藐姑也像念戏一般，答应他道：“人非木石，夫岂不知，但苦有情难诉耳。”谭楚玉又道：“老夫人提防得紧，村学究拘管得严，不知等到何